

【杨占平◎编】

乡土新故事

XIANGTU XINGUSHI
BIANGE DE CUNZHUANG

变革的

村庄

关注乡村现实
反映农民生活
抒写民风民俗
诠释文化变迁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杨占平◎编】

XIANGTU XINGUSHI
BIANGE DE CUNZHUANG

乡土新故事

变革的

村庄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变革的村庄 / 杨占平编.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9
(乡土新故事 / 杨占平等主编)
ISBN 978-7-5378-3212-0

I. ①变… II. ①杨…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8248号

书 名	变革的村庄
编 者	杨占平
责任编辑	吕绘元
封面设计	张 丽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 (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力新印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9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212-0
定 价	22.00 元

导读：真切展示变革乡村的轨迹

杨占平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于是，历史上农民总是在每一次社会变革和重大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中坚力量。就以近百年来说，中国农民事实上已经经历了几次根本性的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标志，是让农民从“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做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显示包产到户政策英明的佐证，是让农民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中解放出来，逐步过上了温饱和小康日子；村民自治制度推行的价值，是让农民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开始真正体现出自己管理自己的意义，农村确实在向民主政治的大道迈进。可以说，中国农村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变革史。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即“三农问题”），却是近年来中国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并且已经成为影响国家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关系到我们整个民族命运的前途。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农民与城市人的生活水平不可同日而语，农业的效益与工业和服务业的效益难以相比。中国的改革本来是从农村开始的，可现在农民陷入了艰难之中。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农村改革就基本停滞了。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如何减轻农民的负担、如何改变农村的产业结构等，成了社会话语中的关键词。如果解决不好“三农问题”，我们通过二十多年努力奋斗，好不容易创造出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有可能毁于一旦。在城市变得日新月异的今天，还有上亿农民兄弟却过着艰难而沉重的日子，所有具备责任感的人都不能不作深刻的反思，文学创作当然也不能置之度外。因此，变革中的现实乡村为作家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极大可能，自然也就为我们编选这部作品集创造了机遇。

笔者注意到，表现变革村庄的小说作品，从来就是中国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上溯到“五四”至“文革”期间，这类小说就曾经比较活跃，像鲁迅先生，在他的乡村小说创作中，就集中表达了知识分子探索与改革国民性的启蒙主义思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三里湾》和柳青的《创业史》等，更是直接表现乡村的变革；尤其是以赵树理为核心的“山药蛋派”作家群体的作品，就是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农民的思想矛盾、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乡村小说创作一直占据整个中国小说的半壁江山，而其中表现变革村庄内容的又是主流。我们能够列举出许许多多曾经影响过一代又一代读者的作品来，能够列举出一个又一个留给人们记忆的典型人物来，能够列举出一段又一段深刻揭示尖锐问题的故事情节来。入选本书的作品，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却能代表整个创作的走向，读者从20世纪80年代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乡场上》、《血魂》、《葫芦沟今昔》，20世纪90年代的《万家诉讼》、《分享艰难》、《制造声音》，到21世纪的《金鸡岩》、《人民政府爱人民》、《美满家庭》等作品中，可以读出这类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发展轨迹。

从理论上理解，表现乡村变革小说创作的本质问题，其实是个价值取向问题，因为作家自身的观念必然会贯彻到其创作的文本之中，都是要执著于对人的生存的揭示与探索：一是人的生存状态，怎样活法；二是人生存在的价值，即人的生命意义。二者缺失任何一面，文学境界与审美意境都会缺失。也就是说，表现变革乡村的小说如果远离底层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不去探究人的存在价值，作品无疑就失掉了血脉。优秀的乡村小说作家，之所以能一直充满文学活力，正是来自于创作的这一可能性。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变革生活隐藏下的悲剧，也看到了含泪微笑之下的希望。

本书所选作品说明了一个艺术道理，就是：表现变革的乡村，自然要求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但真实性并不等于照抄现实，不等于对现实生活作简单、机械地记录。如今的乡村现实生活是混乱和复杂的，它是现象和本质、偶然与必然、个别和普遍的统一体。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面对乡村变革现实生活，从选择题材、构思酝酿到艺术表现，都经过了主观思考和判

断过滤，作品中反映的现实，实际上已经融合了作家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已经是比生活真实更高、更完善的艺术真实，是能够代表乡村社会变革某些本质方面和发展趋向的真实。无视生活的外在真实和事物内在本质的必然联系，单纯追求外在真实，将会导致创作上的自然主义；片面强调写本质，而离开对乡村变革生活现象的真实具体描绘，则会造成创作上的抽象化、概念化，这两种倾向都是背离乡村变革小说创作原则的。

应当说，本书所选作品的作者，都是中国文坛的主流作家，他们多数都以乡村叙事为主，比如何士光、田中禾、马烽、刘醒龙、贾平凹、陈应松、王祥夫等，他们的写作题材和经验都是乡村的。崇拜、敬意、怜悯，这些古典情怀，是这些作家们对待乡村的主要方式，他们借助文学家的创造性想象，从乡村丰富的变革生活中获得了一种感悟。

编选本书过程中，笔者就感觉到，作家从事乡村变革小说创作，首先应当自觉地选择民间立场，以知识分子觉醒的现代意识和敏锐的眼光审视乡村人生，体现独特的价值判断；其次应当特别注重呈现乡土生活本色，即深入挖掘和提炼那种体现出生活本质与生命韧性的乡土精神——那种体现在最普通的人群、最本真的现实人生、最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的真性情、真精神；最后还应当体现出明确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此外，乡村小说创作非常需要作家坚持文化思考，包括对传统文化中封建部分的思考与解剖以及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人际关系和道德风气的变化，都应该纳入作家的视野。这样，表现乡村变革小说的经典之作，才能不断地出现。

目 录

- 剪辑错了的故事 / 茹志鹃** 1
大跃进年代，上级按产征购，老寿想不通。面对一天等于二十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老寿该怎么办？
- 乡场上 / 何士光** 18
梨花屯的乡场上，冯幺爸被大队曹支书找来给一件邻里纠纷作证。他实在不敢得罪任何人，但谨小慎微的他最终做出了选择。
- 五月 / 田中禾** 26
五月麦收，农家好不容易将麦子归仓，却遭遇粮站限收。不甘认输的农家女改改，最终背着父母，与自己的对象小五，走上了南下贩粮的道路。
- 血魂 / 张 平** 52
王家费尽心机逼迫邻居张家出卖宅院，张家不从。张家因此招致一场灾祸，张家老二还被王家打伤住院。被逼无奈的张家老大，在一个夜晚，拿刀杀死了王家全家。
- 葫芦沟今昔 / 马 烽** 83
葫芦沟以前穷得出了名，现如今换了村干部，全村人都富了。是新村干部的能耐了得，还是另有玄机……
- 扶贫纪事 / 谭文峰** 100
三个主任来到村里扶贫，怎么扶令他们大伤脑筋。其中的酸甜苦辣、个中滋味，三个主任各有各的感受。

万家诉讼 / 陈源斌 115

农家妇女为了给被村长打伤的丈夫讨回公道，为了一个说法，走上了漫长的告状路。从乡里告到县里、市里；不仅告到公安，还告到了法院。她能打赢这场官司吗？

分享艰难 / 刘醒龙 142

作为乡镇一把手的镇委书记面对捉襟见肘的乡财政，绞尽脑汁、想尽办法想把拖欠全乡教师和干部的工资发了，他能如愿以偿吗？

制造声音 / 贾平凹 195

为了一棵树，杨二娃上告了十五年，被人当做疯子。当他最终得到一个结果时，却又离开了人世。

九月还乡 / 关仁山 201

九月带着靠出卖自己肉体赚的钱回到农村，她的对象老实厚道的杨双根发现她变了。在他们憧憬结婚后的舒心日子时，杨双根却因为犯事被警察带走了。

金鸡岩 / 陈应松 241

为了有一口饭吃，宿五斗爬上金鸡岩开荒种地。在包谷成熟的季节里，一场突然而至的灾害，让宿五斗从此下落不明。

2

人民政府爱人民 / 邵 丽 247

因交不起学费，老驴考上大学的女儿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为了找回女儿，老驴天天去找县政府，在县政府解决未果的情况下，老驴来到北京告状。等待老驴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桥 / 王祥夫 265

年轻的外地农民工从桥上掉进河里死了，他的父母没有向政府要钱。为了不让相同的悲剧再次上演，他们留下来自己修桥。

美满家庭 / 刘庆邦 278

他是个单身的瞎老汉，讲起自己的家庭却头头是道、津津有味。村里的人们没事都爱往他家跑，听他说他家的人和事。这是怎么回事呢？

鱼塘女人 / 谈 歌 288

女人经营的鱼塘生意红火，遭到邻人相嫉。钓鱼高手现身女人的鱼塘，与女人进行了一场钓鱼巅峰对决。女人最终保住了自己的鱼塘。

剪辑错了的故事 / 茹志鹃

开宗明义，这是衔接错了的故事，但我努力让它显得很连贯的样子，免得读者莫名其妙。

一、拍大腿唱小调，但总有点寂寥

周围的公社、大队，前脚后脚都放出了亩产一万二、一万三千斤的高产卫星。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捷报四传，参观的人群如云。甘木公社的甘书记深感有急起直追的必要，于是和一大队支书老韩做了三宿的思想工作，终于一大队也紧赶慢赶地筹备了起来。甘书记觉得，都到这时候了，要放就要有点气派，放一颗特大的卫星，亩产一万六千斤！顿时，甘木公社也热闹起来了。松柏牌楼搭起来，锣鼓家什敲起来，卫星田的四周红旗插起来，介绍经验的稿子编起来。参观的人一多，专业接待人员编了两个班。真正是热火朝天，风光得不能再风光了，不仅名扬全县，同时简报也送到了省里、中央。具体传了谁的名不大清楚。不过不久以后，公社甘书记提为县的副书记了，人们猜测有没有可能就是这时扬的名，这仅是猜测，不足为据。

一开始，一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尚觉热闹、有趣，但是过不多久，随着高产，便来了个按产征购。十多亩稻子，硬搬到一亩地里去收割，不是搬着玩玩的，要拿出实货来的。这时候社员急了，社员一急，就惊动了三队副队长、梨园的经管人老寿。





老寿本名叫田寿本，不过大家一直叫他老寿，主要是冲着他那副长相：长眉善目，大大的秃脑瓜，什么时候脸上都是和和顺顺的，从没见过他发过脾气，也从没见过他有过气恼。很有点像那财主家玻璃罩子里站着的寿星。其实他年纪并不老，才六十六，不过是个老党员，过去这个地区“拉锯”时，还做过交通。他不大会说话，不过一开口，别人就乐。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自己是认认真真的，说的也不是什么笑话。没法，现下年轻人就是这样，大概他们本来想笑，不过拿他做个由头罢了。时间一长，这也成了个习惯。大家呢，觉得他有点迂，叫他老寿的意思里，也包含着这一层。不过大家都乐意接近他，除了过组织生活的时候，平时很少有人想到他是个老党员。他自己呢，还挺讲个组织性纪律性。

他走出梨园，就看见村道上一溜停着四挂大车，装满了粮食，插满了彩旗。头挂车的辕马头上，还顶着一朵红花，车上拉了一条横幅，上写“荣交高产粮”，车上还放着全套锣鼓家什。一切齐全，就少了赶车的，派谁谁就甩手走开。眼看日头已经两丈高，参观的人潮马上就要拥来，这里却派不动人。支书老韩正急得跺脚，一眼看到老寿走过来，老韩高兴得像拾了一个宝，马上把赶车的鞭子塞到老寿手里，说：“赶快，把车赶到征购站去，我们已经交晚了，甘书记已经不愿意啦！”说话时，参观的人群已经进了村，老韩掉转身，立即笑着脸迎上前去。这时候，要是老寿噼啪一挥响鞭，四挂大车隆隆地从人群中驰出村去，有多威风！可是老寿却一手抱着那杆老长的鞭子，一手扯扯老韩的衣角，然后伸出大拇指和食指，悄悄地在胸前做了一个“八”字。

“要八个人？十个人都可以，你招呼去就是，工分照记。”老韩说完，就和参观的同志握手，照例是先带他们去参观那块大队和公社合种的高产试验田。然后再请到祠堂大厅里坐下，递上井水浸过的手巾，再送上碧绿的热茶，边歇着边听经验介绍。

这一天参观的人当中，有一个大概是搞农技的，学得特别认真，问得也特别详细。掐了一穗稻，数了粒，还要包回去称，又看每一蔸稻，发了多少棵，还问插秧的行距、棵距。大队长被问得一件白褂子湿了半件，可是那位参观的同志还在又惊叹又奇怪地问：“稻子长得这么密，通风问题你们怎么解决的呢？”

“嗯……用竹竿……”老韩正在支吾，不料后面有个人说话了。

“用风扇扇！城里不有那电风扇吗？往里扇！”原来老寿抱着鞭杆还没走，也跟着来了。陪同参观的社员一听，差点笑出声来，老韩可没这份闲心，急得车转身向他竖竖眉毛，抬抬下巴，意思让他快走。老寿也不是不懂，他也急，趁着支书瞅着他的机会，又急急地在胸前做了一个“八”字”。可是老韩也不知看没看见，又转过身去了，因为参观的人也在急急地问：“你们这里有电了吗？”

“没有。嗯，我们是用小马达，借拖拉机上的小马达……”老韩赶紧堵着漏洞，接着就恼火地对身边一个社员悄悄说道，“叫老寿快赶车去！”

好不容易带大家看过了高产田，参观的人都坐在祠堂的大厅里听经验介绍了。这有稿子，老韩比较自在了一些。介绍到社员们对高产的兴奋劲，编了个顺口溜：“一年种出四年稻，今后生活甬提有多好，拍大腿，唱小调，共产主义眼看就来到……”不过他说着说着，总觉得窗外有个什么在晃动，抬头一看，老寿抱着鞭杆，站在窗外直瞪自己。一看到老韩看他了，又伸手做了一个“八”字，两个手指还直晃晃。看得出老寿也急了。老韩没办法，只好请大家等一等，走了出来，便一把拉了老寿，走到医院中央那株大榆树后面，才轻声说道：“咋的！大爷你今天是犯了‘八’字病了？”

“唉！我就是没灾没病，喝得下，吃得香才着急呢！老韩哪，大伙儿都说这四车粮食不能走啊！要送走，咱口粮一天只有八大两啦！”老寿又做了一个大大的“八”字。

老韩叹了口气，拉起敞着的衣襟，抹了抹满脑门的汗，说道：“没法，上面是按产量征购的。甘书记说一定得送。”

“你不能再跟甘书记说说，他心里明白，这是咋个高产法儿的。”

“说了，叫送。”老韩已有点不耐烦了。

“那……咱还得再耐着点性子，再去说说，啊？”老寿首先表现了自己的耐心，一脸的笑，笑得眼睛都弯了起来，说道，“咱肩上掂着几百口子呢！这八大两咋过？”

老韩紧蹙着眉没开口，只是直摇头。这种地方，老寿就不大会看气色了，他还在用手背拍着支书的胸，顺便又做了一个不大明确的“八”字，说：“这个数，总不行。甘书记总不能不顾几百号人的嘴吧……”



“寿大爷，你别背时了。叫咱送咱就送，说了有屁用。”老韩窝了一肚的火，冲着老寿来了。老寿倒并不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不恭敬，他仍然含笑说道：“下级服从上级，我懂。不过，还不兴说说咱的难处？”

老韩实在不耐烦了。“你去说吧！我没工夫了！”说着扭头就走了。剩下老寿一个人站在那里，他慢慢地搔着下巴上的胡茬，心里说着：“没办法，叫我去说，我就去说吧！不过，车子，还得赶了去。意见归意见，服从归服从，他要同意呢，咱就拉回来。面条饺子可不能下在一锅里。”老寿打定了主意，就叫上三个老头帮着赶车，一气奔到了公社。可是公社的同志说，甘书记如今是县委副书记兼公社书记了。现在省里领导下来了人，他去接待、汇报了。

“没办法，只好委屈这几匹哑巴牲口，上县里走一趟了。”老寿并没有泄气，倒反更来了劲，干脆脱了褂子，单穿一件粗夏布的背心，跳上车又要走了。这时候那三个跟来的老头打退堂鼓了，说：“拉倒吧！老寿，咱几个上县里去算是哪门子呀！”

“哎！这，你们就错了。”老寿的长眉毛飞舞了起来，“咱去咱八路的县政府，这可不又对路又对门哪！”

“人家甘书记正跟省里的领导说话，咱去了往哪站啊？”

“这，你们又不懂了。省领导又不是客，他们下来是为了工作。工作，就是为了咱。说不定当场给咱解决了困难，叫咱把粮拉回去。这也叫老韩看看，咱这些背时老头办事的麻利劲！”说着就跳上大车，甩了个响鞭，直奔县委。

老寿的估计不是一切都错了，也不是一切都对了。县委的大院没有进得去，粮食交到了收购站，老寿他们在门卫旁边的接待室里坐了两个小时，甘书记总算见到了。一见面，老寿还没开口，他就语重心长地说道：“不是我一见面就批评你们。你们的眼光太浅了，整天盯着几颗粮食。现在的形势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一步差劲，就要落后。你们老同志更应该听党的话，想想过去战争年代，那时候，咱算过七大两、八大两吗……”

一席话，说得老寿低头无语，坐着空车回去的路上，也没吭声。他把鞭杆插在车帮上，任牲口自在地走着，他则是眯着眼，肚子里推开了磨。甘书记的话是句句在理，过去真的设计较过七大两、八大两，为了将来能过上好



日子，饿肚子也没叫苦的。现在看样子，这好日子还要在将来……将来又是什么时候呢？这一点，甘书记没说。要是从前老甘的话，也许不会让大家只吃八大两。哎！谁知道呢！兴许是自己老背时了，老落后了。他想不清。随着大车的颠簸，他倒有点朦胧起来了。

二、老甘不一定是甘书记， 也不一定就不是甘书记，不过老寿还是这个老寿

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刚开始，就给穷人来了个下马威，冻得舌头都僵了。这里正跟敌人“拉锯”，土改还没开始。老寿仍裹着他那件破棉袄，腰里扎了根绳子，背着个小粪筐，在外转了一天，现在天都黑净了，才跑回家来。一进门就对老伴说：“有吃的吗？给一口，肚里都结冰了。”说着就丢下粪筐，蹲到灶门前，拨着余火，烤着打战的身子。

老寿的老婆是个苦死累死不讨饶的硬女人，就是爱唠叨几句。照老寿的话说，“是个贤德的人，话多，也多在理上”。

老伴一看老寿冻成这样，心疼了：“这一整天都没吃？”

“上哪吃去？”老寿用烤热的手，使劲擦着脸。老伴急忙掀锅盖，一碗现成的红薯叶玉米糊糊坐在热水里，她又特别优待，拿下馍馍筐子，掰了一大块高粱饼子给他。一边给，一边轻轻问道：“有情况啦？”

“还乡团领着一个团的匪兵，还带了两把铡刀，已经到了镇上。”

“那快给县大队报信呀！”

“我又不傻。这不刚从老甘那里来。”老寿耸了耸眉毛，端起了碗。但还没顾上喝，又把碗放在锅台上，从怀里掏出了四条干粮袋，眼瞅着地上说道，“老甘他们决定今晚就窜到敌人后面去，让过这股锋头，再打回来。他们到新区去，吃粮怕有难处……”

老伴一看这情景就明白了，也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揭开小木柜，拎出个面口袋，摔到老寿怀里，说道：“就这点高粱面了，这天寒地冻，咱不吃，叫孩子也不吃？你看着办吧！”

“有难处，这不假啊！”老寿仍旧两眼瞅着地上，说道，“可是我是个在党的人。再说我们冷了，饿了，在家还能烤烤火，摘把野菜。老甘他们走出



这么远去，还不知睡哪里，吃什么呢！这不都是为了咱……”

“唉！装吧装吧！啰嗦个啥！我才说了两句，你就说了一大套，谁不知道革命就是为了咱穷老百姓呀！”

“对！你是个明白人，都怪我嘴碎。说实在的，这点粮还不够他们吃一顿的，不过是个心，给防个急。回头老甘要从这里过，我让他来拿的。”老寿就这么检讨着，说着，和老伴一起把高粱面装进了干粮袋。最后面袋空了，而四条干粮袋只装了三条。

“该够啊！一条干粮袋装三斤，三四一十二。”老寿捏着那只空的干粮袋，踢踏着脚，转了一个身，又眼望着地，说道，“我咋记得家里还有十五斤高粱面呢！”

“这两天没吃啊？正巧我今天又烙了饼。”“饼！也行啊！把饼切成小条条，装进去也成啊！”说着也没敢抬头，拿起刀就切老伴优待自己的那半拉饼子。这一次，老伴没吭气，把饼筐子递过来了。老寿把饼切好，装进口袋，然后端起灶台上那碗糊糊，看了看，重又坐到锅里。用手掌抹了抹嘴，说：“留给铁栓吧！”

“你喝了它吧！”老伴眼里已转了半晌的泪，到底流了下来。

“别难过，等解放以后，那时候啊……嗨！到共产主义那更美了，吃香的，喝辣的，任挑。”老寿吹灭了灯，又在灶门前蹲了下来。一边想着将来，一边等着老甘那轻轻的叩门声。

村里的狗，叫了几声，老甘来了。老寿在黑地里递上四条干粮袋，最难受的是他不得不说明其中有一袋是饼条子。

“老寿，你放心。哪里有老百姓就饿不着咱们。你们这点心，我带去防个急用。”老甘紧紧捏了捏老寿的手就走了。

老寿看他走远了，回身进屋关门。一摸，门栓上挂着两条干粮袋，老甘只拿了一半上了远路。打仗的人，留下了一半安家的粮。老寿悄悄地用手掌抹去两眼的热泪，把门关上。

三、也不知是老寿背了“时”，还是“时”背了老寿

老寿悄悄地用手掌拭去了两汪眼泪，把车悄悄地赶回村里。那三个跟去



的老头，在村头上就下了车各走各的。老寿一个人卸下牲口，牵到饲养院里。有那聪明人一见，便跟在后面问道：“老寿上县委啦？甘书记请你吸红牡丹了吧！”

“你们走开吧！”老寿说。

“这，你就错了。”聪明人学着老寿的口气，“甘书记说了些啥，也给咱传达传达嘛！”

“行！”老寿把牲口拴到槽上，回过身来，扬着眉，颤着声说道：“甘书记请我吸的黄烟，喝的绿茶，还捏着我的手，叫我放心，有党在，就饿不着老百姓。怎么样？够劲吧！”说完，老寿掉身就走了。

梨才鸡蛋大，老寿就搬上凉床，上梨园那个小窝棚里住去了。说是去守梨，实际呢，老寿也说不出为什么，他想清静些；再有，就把梨看护好。梨要甜的时候，最易招虫，有那种细虫，一咬就往里钻，钻到梨心，这梨就毁了。今年梨是大年，大伙儿可是指着它，过冬的口粮，过年的新衣裳，都在这树上长着呢！于是老寿学着人家那有名气的水果的保养法儿，上小学讨来了一些废旧本子，把树上的小梨头也一个一个地用纸包了起来。这些土梨一包上纸，也显得娇贵了。这果园还从来没有这么排场过。社员们从梨园边上过，都抬头望着，高兴地招呼说：“老寿哪！你也不敲锣，也不打鼓，一个人不声不吭也在搞大跃进啊！”

老寿说：“跃进不跃进，我不在行，我就想让虫少咬一个梨。”

白天他爬上爬下包着一个一个小梨头。晚上就坐在小窝棚前面，望着一天的繁星。有时，这里那里会点起一溜气灯：有人在挑灯夜战。老寿一个人吧嗒着旱烟，这时候，他才觉出自己心里有忧，有愁，还不知为什么有点伤心。他说不出，但总觉得现在的革命，不像过去那么真刀真枪，干部和老百姓的情分，也没过去那样实心实意。现在好像掺了假，革命有点像变戏法，亩产一万二、一万四，自己大队变出了一个一万六。为什么变戏法？变给谁看呢……说起来也丢人，种地的人心里都有数，可是装得真像有那么一回事，还一层层向上报喜。看来戏法还是变给上面看的，这，这革命为了谁呀……

“颠倒了，倒过来了……”老寿捏着早已熄灭的旱烟杆，喃喃着。这不，做工作不是真正为了老百姓，反要老百姓花了工夫，变着法儿让领导听着开心，看着满意。老百姓高兴不高兴，没人问了。老寿一想到这里，心里顿时





害怕起来，吓得手脚都凉了。可不得了，咱这不是有点反领导的意思了吗……甘书记劝我要听党的话，难道自己真的跟党有了二心？

“杀了头也不能有这个心啊！”老寿陡地站了起来，当即离了窝棚，当即走出梨园，当即找到支部书记老韩的家里，他要原原本本，向党反映反映自己的思想，表明自己跟党没有二心。

当他推开老韩家的堂屋门，就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愣住了。原来甘书记带着他那个秘书正坐在里面。甘书记一见了老寿，便笑道：“哦！你来得正好，上次你对领导提了些意见……”

“我……我，”老寿这时恨不得浑身都长出嘴来，把一肚的话全吐出来，但是越急越是说不出来，脸也红了，口也吃了，心也跳了，挣了一会，才挣出一句话来，“我，我就是来说说这……”

“不要说了。上次你提的意见很好嘛！现在我就到你们队来蹲点，要来个全党大办粮食，扎扎实实解决粮食问题，把一切可以种粮的地，都要种上粮。粮是宝中宝，要以粮为纲嘛！你说对不对？”

“对！对！”老寿边说边朝老韩看看。老韩低着头在吸烟，没搭腔。

“很好。”甘书记果断地说，“你是老党员，事先跟你打个招呼，这是党对你的爱护。现在形势发展这么快，争取不犯错误，就是前进。”说到这里，甘书记也向老韩看了一眼。老韩还是低着头抽烟，一声不吭。老寿听不大懂，心里琢磨着，是不是嫌亩产一万六千斤还不够高？正想着，甘书记又说话了，不过不是对老寿说的：“我看应该写个简报，争取三天三夜改变原貌，应该有这种事不隔夜，雷厉风行的作风，老韩，你看怎么样？”

“哎！”老韩应了一声，声音就像是大病当中的呻吟，

“好！”甘书记就向秘书说：“那你就起草吧！”接着又对老韩说：“你也别蹲在屋里，去发动社员写写决心书，搞出一些声势来。老寿，你是看梨园的，更应该表个决心。”

“我，我决心早下了，跟党没有二心。”老寿终于抓紧机会，说出了梗在心里的一句要紧话。

“好！很好！”甘书记听了以后，竟站起身来，握着老寿的手摇了一下，说道，“那你就来带这个头，你先写了贴出去，我给你写到简报里去。”

老寿又是意外，又是激动，又有点茫然，说：“写啥？咋写？”

老韩抬起眼，看到老寿抖动着眉毛，手足无措的样子，便站起身来，说道：“走吧！我告诉你咋写。”说完就和老寿一起走出门，走出院子，一直走到村道上了，老韩还没吱声，老寿心又跳起来了，说：“到底咋回事，你吭个声啊！”

“你听着，老寿，”老韩显得十分乏力地说道，“领导已决定把梨园砍掉，让出地来种麦。”

“啥？”老寿猛地收住了脚。

“今晚上就要组织劳力干了。甘书记不是说了限三天三夜？要放倒树，整好地，下好种，要改变面貌，这是要上报的。”

“毁了！这下全毁了！”老寿腿一软，坐到了地上。他恨不得在地上打滚，可是他连打滚的力气都没了。

“你胡说啥呀！”老韩一把拉起了老寿，说道，“你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党员。”

“……大伙儿……大伙儿都指望着今年的梨呀！”老寿说到这里，心里像是插上了一把刀，他捶胸顿脚地干号了起来。老韩一看他这样，便猛喝了一声：“你疯啦？你……”话没说完，老寿骤然停止了号哭，把脸凑到老韩的脸前，说道：“你，你手摸胸膛说一句，这样干对不对……你说呀！这样做，咱对得起谁？对得起党？对得起老少社员？你说呀……你为什么不言语……你亏心！你孬种！我去跟他说。”说着就返身要走。老韩一把拉住了说道：“你这是怎么啦？这事是上面有文的。”

“上面的文也得听听老百姓的。”老寿不知哪来的劲，一下摔开了老韩的手，回头就往甘书记住的院里走去。

四、“大地啊！母亲”不是诗人创造的

老寿走进屋子，又走出来，走出来又走进去，他睡不着啊！走到第八次的时候，星星已经淡下去了，鸡叫了第一遍。

老寿仁立在屋前的枣树下，听着那炒豆似的机枪、大炮也轰轰地连成了串，天上的照明弹，一挂就是一大溜。千里淮海平原，汇集了百万大军，把敌人搓成一球一球地围了起来。捷报，捷报，又一个捷报。这样的大战，真

